

劍胆琴心兩風流

林荒烟／著



剑胆琴心两风流

(上册)

林荒烟 著

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

牡丹江·1991年

内容提要

武林黑白两道几经厮杀之后，“恶游神”才樵意欲称霸武林，再次挑起事端，其手段阴险之极。陈平应师妹之密邀复出江湖，所到之处尽是阴风迷雾，又引出许多恩恩怨怨。朱直历尽千辛万苦，终将“五毒推风掌”练成，决心寻报杀父之仇，并且要独领武林风骚……

一时间，整个武林刀光剑影闪烁，血雨腥风弥漫。华山、昆仑、武当、峨嵋四大剑派同仇敌忾，绝代英豪宋一峰老人舍身相拼，仍不能力挽狂澜。

此时，少侠陈龙义历经千难万劫，得痴情女子以巨花果相赠，练就百毒不侵之身，又巧取秘籍《七巧阴阳掌》，关键之时，与才樵、朱直等展开了一场石破天惊的生死决斗……

其中，冷艳如冰的米秋实，纯情似水的古晓晨，都为少侠的潇洒倜傥所倾倒，然而，少女情愫、爱怨嗔忧，都化作残情一片……

本书情节起伏跌宕，悬念层出不穷，喻理玄奥，言情尽意，精彩的打斗场面令人耳目一新，实为一部上好的新派武侠小说。

第一章

青龙镇是一个依山傍水的镇子。

一条官道从镇子中间穿过，往西直通京都，往东通往兵家重地山海关。北依青龙山，山高林密，地势险峻。南滨白龙河，下通船营子直到入海口，可谓是一个四通八达的风水宝地。正因为这儿地理位置的优越，所以一年到头是客商云集，贩贾不断。镇子上每天都是人群熙攘，热闹非凡，别看地方不大，倒也远近闻名。

在青龙镇的南面，靠着水码头大约有一里多地的地方，有一处货栈，名叫“三河货栈”。紧挨着货栈还有一处客栈，名叫“三和客栈”。这货栈和客栈掌柜的是同一个人——“七禽

王”陈平。他今年刚过五十，年纪并不太大，却留起了半尺多长的胡子，头发也有一半花白，冷丁一看象有六十开外。他面皮红黑，稍微有点发胖，眼睛很小却炯炯有神。盯住谁瞄上几眼就好象能把你的五脏六腑看穿似的，不少人都害怕他的这种眼神。民间传说中的二郎神有三只眼，可与孙悟空的火眼金睛媲美。不同的是孙悟空专门扬善惩恶，而二郎神则好事坏事都干过。陈平也有“二郎神”这么一个绰号，但褒是贬就无人深究了。

二十年前，陈平以自己独创的拳术“七禽拳”在江湖上名噪一时，迎接过大大小小几十回挑战，每战必胜，威震武林。后来不知为什么，他独自一人离开京师，来到偏近塞外的青龙镇，做起生意来。从那以后，他很少过问江湖武林中的事情，也很少抛头露面。他娶了当地一家客栈老板的女儿喜翠为妻，生下一儿一女。儿子取名陈龙义，今年已经十九岁；女儿小哥哥四岁，名叫陈龙姝。

前年，陈平的岳父岳母相继过世，他便接管了客栈。虽然在这以前客栈其实也是他主管，但因岳父健在，毕竟还不好太指手画脚。这回全部归到自己名下后，陈平便给客栈取了一个新名字“三和客栈”，和自己开的货栈同音不同字。

俗话说“打仗凭力，买卖靠地”，做生意全指地方好。“三河货栈”和“三和客栈”就占了这一条，它们的位置距码头不远，靠着集市，因而来往商旅不断，生意非常红火，陈平在这几年赚了一笔好钱。最近他筹划着要把邻近的一家小铺面用钱盘下来，再开一家饭庄，这么一来，吃住卖样样齐全，净等着赚大钱了。

这是一个三伏天的晌午，太阳火辣辣地照着，人在外面一站，都觉得有点烤得慌。就连平时喜欢东跑西窜的狗，这会儿也耷拉出长长的舌头，伏在树荫下一动不动地趴着。一匹快马箭一般地从那条狗的身边驰过，马蹄子甩起来的尘土扬了狗的一身。狗连叫都懒得叫，只是睁开眼睛看了看，只见那匹快马一溜烟地直往三和客栈奔去。

陈平喝完一壶上等的龙井茶，叫仆人在后院的大柳树下铺了一张凉席，自己便躺在上面乘凉。开始手里还摇着一只大蒲团扇扇着风，扇着扇着，困意渐渐袭上心头，不知不觉头一歪，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

朦胧之中，陈平听到有人走进了后院。多年养成的警惕性使他立刻睁开眼睛，随即坐起来，后背依着大柳树。这完全是武林中预防腹背两面受敌的一种做法。

这时来人已走到跟前，原来是服侍喜翠的一个小丫鬟巧莲。

陈平因为巧莲惊扰了自己的一顿好觉，不觉地皱紧了眉头道：“巧莲，慌慌张张的，有事吗？”巧莲已看出陈平不高兴的样子，急忙施礼道：“老爷，夫人有急事请你去！”

“哦？”

陈平心里一愣：我和喜翠朝夕相伴，她会有什么急事呢？心里这么想着，人已经站起来说道：“回夫人话，我就来！”巧莲答应了一声，转身走了。

陈平舒展了一下身子骨，紧跟在巧莲的身后，往喜翠房中走来。

谁想，巧莲转过头说道：“老爷，夫人不在她的房中，在

大厅里等你呢！”

陈平又是一愣：怪了，两口子有啥话不能在自己屋里讲，还用正儿八经地到大厅里去？

陈平转过身，穿过堂道，快步来到大厅。

一进大厅，陈平看到喜翠坐在八仙桌的左侧，对面坐着一个挺面熟的男人，年纪能有四十多岁，一时想不起来在哪见过。

喜翠见陈平进来，赶紧起身道：“你看谁来了？”

对面坐着的中年汉子急忙站起来给陈平施礼道：“大哥在上，请受小弟一拜！”

说着单膝给陈平跪下了。

陈平急忙伸手去搀，这时，他看到中年汉子缺左耳朵。

陈平立刻想起来了，这个人是“独耳兽”梁羽安，使用链子剑的功夫可谓天下第一，在江湖上找不出第二个人来。他是“断头枪”古子丁的表弟。当年自己和古子丁交手的时候他也在场，怪不得看上去有些眼熟。一想到古子丁，陈平心中的一股无名火立刻窜上了头顶，伸出去搀扶梁羽安的手在半空中也停住不动了。

喜翠一看赶紧咳嗽一声给陈平使了个眼色，那意思是说：你不能总叫人家跪在那呀！

陈平压了压心头的火，勉强伸出一只手把梁羽安扶起来，嘴上冷冰冰地说道：“免礼！”

那梁羽安是何等人物，岂能看不出陈平的不悦之情？他心里虽然不痛快，但因有求于人家，只好装出一副笑脸道：“谢大哥！”

陈平一摆手说道：“请坐！”

喜翠接着吩咐巧莲道：“给客人看茶！”

巧莲应了一声，下去端茶去了。

陈平看了梁羽安一眼，慢条斯理地说道：“梁大侠光临寒舍，不知有何赐教呀？”

梁羽安一听赶紧摆手道：“不敢当，不敢当。小弟到此地来是有求于大哥的！”

“求我？”陈平摸摸自己的胡子，哈哈大笑起来。“梁大侠，你可别开老夫的玩笑了。你在江湖上赫赫有名，链子剑天下无敌。你表哥威震大江南北，一条枪从来没有遇上过对手，你们会有事求我？这要是传出去，不是叫人笑掉大牙吗？”

梁羽安十分恳切地说道：“陈大哥，我今天来，真是有急事求你，请你一定帮忙！”

陈平仰头靠在太师椅上，长长吐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我已隐退江湖多年，一心不可二用，此生不再涉足武林中的事了。如果你要谈这方面的事，那我就对不起了。如果是缺钱花，要借些银两，我倒是可以考虑考虑！”

听了这话，梁羽安的头开始冒汗了，他非常焦急。

这工夫，巧莲把沏好的茶端了上来。

陈平把一杯茶放到梁羽安面前道：“请。”

梁羽安端起茶杯，看着陈平说道：“这事务请大哥帮忙！”

陈平摇头道：“我现在是生意人，除了生意上的事，别的事我一概不管不问。如果你要和我做生意，我倒是能出点力。但是大忙我恐怕帮不上。”

喜翠在一边听着有点着急，这两个人光绕圈子说话，梁

羽安到底为何事而来，还一直没开口呢，怎么也得让他把话讲完呀。想到这里，喜翠看了陈平一眼道：“老爷，是不是请这位梁大侠把话讲完，你再作道理？”

经夫人这么一提示，陈平倒想起来了：对呀，我还不知他求我干什么呢？得先叫他把事讲出来听听不是？

陈平是个痛快人，呷了一口茶，放下茶杯说道：“那么梁大侠到此地来，到底为了何事呢？”

梁羽安这时迫不及待地说道：“古晓丹失踪了！”

“古晓丹？”这名字在陈平脑海里一闪，这不是古子丁和齐玫彤的宝贝儿子吗？

陈平有些不信，要是说平常百姓家的孩子走失了，还贴点谱，但古子丁和齐玫彤都是武术名家，两个人把所有看家本事都传授给了古晓丹，他得父母真传，如虎添翼，在江湖上早已“小盖天”之号远近闻名，别看年纪只有二十二，打败过许多名家高手，本人也曾自诩：拳打三山五岳，脚踢四海蛟龙”。这样一个人物，竟然就丢了，简直是开玩笑！

陈平流露出一不信任的神情道：“梁大侠，这些年我虽隐退江湖，但对外面的事还是时有所闻。齐玫彤的这个儿子把天都能盖住，还能有谁盖得了他？再说，即便真有这事求我帮忙，是不是烧香找错庙了？”

陈平的话不冷不热，弄得梁羽安的脸红一阵白一阵的。

陈平可不管这套，自顾说自己的话：“我和你表哥年轻时的那段过节，你也不是不知道，他家出事求我帮忙，这不是笑话吗？我不帮倒忙就不错了！”

陈平用鼻子一哼，梁羽安隐隐觉得透出一阵杀气来，心

里禁不住微微一颤。

陈平站起来道：“他家丢了孩子，与我毫不相干！”

陈平一甩袖子道：“送客！”

梁羽安一见陈平下了逐客令，真有点急了，起身挡住陈平道：“请留步！”

陈平稍转了一下头道：“要说的我都说了。”

梁羽安把手伸进怀里掏出一件东西递给陈平道：“求你帮忙不是我表哥的意思，是我表嫂让我偷着来的，你就看着办吧！”

梁羽安递给陈平的那件东西是半个翡翠手镯。

陈平一愣。

梁羽安一抱拳道：“陈大侠，后会有期！”说完，抬脚要走。

陈平伸出手挡住他的去路道：“你明天再走吧！”

梁羽安看到陈平把那半个翡翠手镯放到了衣袖里。

二

当天晚上吃完晚饭，陈平走到梁羽安歇息的房间里。

“招待不周，请梁大侠多多包涵了！”陈平一边说一边坐到椅子上。

梁羽安倒是很客气地说道：“大哥如此照顾，已是费尽心思了，多谢了！”

陈平平淡淡地说道：“古晓丹失踪，大忙我恐怕帮不了，但是我很想知道事情的原委，他是怎么失踪的？”

梁羽安往陈平跟前凑了凑，放低了声音道：“你听说过‘钻天燕’燕文吧？”

陈平抬起头道：“他家的轻功几世相传，在江湖上名气颇大呀！”

“可是，他前年却失踪了！”

“不可能吧？”

“我讲的都是实情！”梁羽安很认真地道：“还有祝天武……”

“你是说‘七形拳’的掌门人？”

“也失踪了！”

“真的假的？”

“我敢开这种玩笑吗？”

“太奇怪了！”

“奇怪的事多着呢。去年京师武状元会考，各路武林精英纷沓而至，结果呢，在京师没几天，许多武林高手都相继神秘地失踪了，他们有‘形意拳’掌门人最得意的大弟子蒋升，有号称‘搅天霸’的钱泗竹，有‘白衣侠女’马文秀，有‘不灭灯’诸葛琴……”

梁羽安不停气地一连报出了七八个人名。

陈平听了禁不住倒吸一口凉气，脊梁骨微微有点发凉。要知道，刚才梁羽安说的这些人都是武林中的名家，本领高强自不待说，而且每个人都有一路“绝活”，或是家祖几代真传，或是高师亲手所授，或是自己冥思苦想所创，都有天下公认

的真功夫。他们怎么会失踪呢？

陈平摇摇头。

梁羽安苦笑了一下道：“陈大哥隐居江湖已有多多年，消息自会不大灵通。可今年年初，京都有名的震远镖局总镖师陆天虎护镖被劫，活不见人、死不见尸的事你总会知道一二吧？”

陈平点了一下头道：“这我知道。我也觉得这事挺蹊跷，会不会是陆天虎自己故意布的迷魂阵，把镖银独吞了？”

梁羽安摇摇头道：“不可能。陆天虎这个人仗义，秉性刚强，定不会干出这种苟且勾当来的，再说，他家非常富有，做着几笔大生意，哪能为一笔镖银便断了自己的前程呢？这样不是成了傻瓜了吗？”

听了梁羽安的一番话，陈平也在心里划魂：“说得有道理，可陆天虎能到哪去呢？难道钻到地里不成？”

陈平正这么想着，梁羽安往前凑凑又说道：“陆天虎失踪不久，京都又有几位武林名家不辞而别，至今未归。此事弄得江湖上的各门各派都惶惶不安，因为这事太奇了。上个月，灾祸终于降到了我表哥的头上……”

梁羽安原原本本地把古晓丹失踪的前前后后跟陈平学了一遍。

上个月初五是古子丁五十大寿的日子。

为了给古子丁祝寿，全家上下里外忙活了足有十多天。到了庆寿的日子，整个古府张灯结彩，气派非凡。为了把寿礼搞得更热闹更红火，古子丁还特意请来了一拨吹乐手。

一大早，太阳刚刚冒红，前来古府贺礼的人已是络绎不

绝。到这来送贺礼的人群当中，除了有古子丁江湖武林中的朋友外，还有他在朝廷和官府中交的朋友。这几年，因为他和官府中的一些人来往过于亲密，已引起一些武林人士的不满，有些过去的亲朋好友渐渐和他疏远了。但古子丁毕竟闯荡江湖多年，子弟众广，加上齐玫彤人缘好，已故去的岳父齐威在世时以“金刚拳”和“半边掌”饮誉整个武林，倍受敬仰。所以，今天前来祝寿的人还是相当的多。

等到太阳升起有一竿子高的时候，古府门外来了一个戏班子。这个戏班子的班主叫花玉蝶，听名象个女的，其实是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，外号“掌花雷”。他师傅叫才樵，在江湖上以“恶游神”臭名远扬。

才樵本是一个浪迹江湖的小毛贼，有一年冬天，在半路上碰到一个因病躺倒在路旁冻得半死的和尚，便把和尚扶到自己栖身的破庙里，给和尚烤火熬米汤，救了和尚一命。和尚病好后很是感动，便收才樵作了徒弟，教他习武练功。不出三年，才樵武功大有长进，在江湖上渐有名气。但他恶习难改，总喜欢贪占别人的便宜，得手便偷，不得手便抢，有时还杀人越货，深为一些侠士痛绝。有一武功高强的侠士曾找上门和才樵算帐，交手不到五个回合就败落而逃。他回来后便绘声绘色和大家一学，才知道这个才樵学会的功夫不是一般的功夫，乃是一种叫“七式连环掌”的武功，它是从八卦莲花掌衍生出来的，但使用起来却比八卦莲花掌厉害得多，变幻无穷，高深莫测。经这么一传，武林界才知道才樵的师傅是歪介和尚，那是一个功夫盖世又坏得出奇的野和尚，一辈子没收徒弟，只教出才樵这么个孽种。

才樵依仗自己功夫好，先是做了几年大盗；后和官府勾结，干了不少回除良杀人的勾当；最后攒足了钱，在京都开了当铺、中药铺和米行，还兼营青楼妓馆，成为地方一霸。恶人多疑，他害怕别人暗算他，所以专门训练了十几个贴身侍卫，保卫他的性命安全。至于他住的地方更少有人知道，他在一个地方最多不会呆上三天。

才樵还经营着四个戏班子。花玉蝶当班主的这个“甲天下”戏班就是其中的一个，在京都里是最好的一个。

请“甲天下”戏班子到家里唱堂会，光有钱不行，主人还在世面上叫得响才行。所以说，能请来这样一个戏班子贺寿助兴，也给主人脸上添了十二分的光彩。

为了办好唱堂会，古子丁特意在家中的正院里搭了一个大戏台，戏台的四周摆上了桌椅，桌上摆满了瓜果梨桃、蜜饯瓜子，还派专人斟茶倒水，排场也够大的。

“甲天下”戏班子一到，戏台的四周就坐满了人，谁都想一饱眼福。

唱堂会有个规矩，就是戏唱哪一出，戏班子说了不算，都是由主人随点随唱。戏台上敲着锣，戏班子打杂的就在戏台四周发戏帖子。这时候，戏台上挂出了领演牌，那牌子做得挺大，上面的字是用红笔写的，非常醒目：全盖天主演《锁麒麟》。

这牌子一挂出来，戏台四周就响起一片议论声：

“喂，‘全盖天’是哪个？”

“不知道哇，没听说过！”

“什么时候捧出这么个角儿来？”

“怪了，他是男的是女的？”

“这名可够狂的！”

“敢用这名，准有好戏看！”

.....

大家伙正这么议论的时候，从结着红彩球的曲廊里走出来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。他穿着一身青衣服，白扣盘，腰间系一条蓝丝带，头上盘一块黑皂巾，威武英俊，气宇轩昂。两条剑眉，一双豹眼，高鼻梁，阔嘴唇，下巴不尖不圆。眉宇间透着阳刚之气，非常的倜傥潇洒。他就是古子丁的儿子古晓丹。跟随其身后的是刚婚不久的妻子于雁，生得非常端庄漂亮：瓜子脸，柳叶眉，杏核眼，左下巴有一颗美人痣，更给她增添了几分妩媚。

古晓丹和于雁一出现，四周的议论声立时就止了，无数双目光一起向他们扫来，其中掺杂着低声的议论。

“这是‘断头枪’的公子吧？”

“噯，瞧那媳妇多漂亮。”

“听说古晓丹这是第二回结婚了。”

“对，头一个娘子叫卢月，长得也不丑，不知得啥病死了，这才找的这个。”

“卢月，不就是‘葫芦拳’掌门人卢沿州的千金么？”

“正对。”

“哎，听说卢月很简单，‘葫芦拳’的全部拳法她无不精通，完全可以代父成为掌门人哪！”

“可惜呀，父亲死了没一年，姑娘又命赴黄泉，爷俩到地府里去相伴吧。”

一片唏嘘慨叹之声。

古晓丹和于雁走到对着戏台的那张八仙桌前，看到古子丁和齐玫彤都已坐好，身边还有妹妹古晓晨。古子丁一摆手，叫仆人拿过两把椅子来放到旁边。

“晓丹，你们坐这！”古子丁指着椅子说。

古晓丹和于雁的屁股刚挨着椅子，花玉蝶便捧着戏帖子过来了。

“古老爷，恭喜您高寿，请您点出戏！”花玉蝶笑咪咪地说。

古子丁指着戏台上挂的牌子道：“不是有戏演么？”古子丁说这话其实是不太高兴，言外之意，有戏演还叫我点什么。

花玉蝶急忙陪笑说道：“古老爷，您别挑理。我挂的这出戏是除您点的戏外格外搭上的，是想叫您高兴高兴，您误会了不是？”

古子丁听了这话露出笑容道：“那好，先来出《霸王别姬》吧？”

花玉蝶说声“是”，转身要走，却被古晓丹叫住了：“花老板，慢走！”

花玉蝶站住脚，还是满脸堆着笑道：“古公子，您点哪出戏？”

古晓丹忍住气说道：“我哪出也不点！”

“那您……”花玉蝶没太明白古晓丹的用意。

古晓丹用手指着戏台上挂的牌子道：“这个‘全盖天’是怎么回事？”

花玉蝶龇牙乐了，说道：“您说他呀，这是我们班里新请

来的一个武生，艺名‘全盖天’，功夫好得很，不信，一会儿您瞧瞧！”

“我现在就想瞧！”古晓丹勃然变色。

“这……”花玉蝶一时没了主意。

“花老板，我叫什么？”古晓丹问。

“您是古公子，古晓丹嘛！”花玉蝶急忙回答。

古晓丹冷笑道：“我是问我在江湖上的绰号！”

花玉蝶明白了：“古公子，您是大大有名的‘小盖天’哪！”

古晓丹一拍桌子，大声喝道：“这不结了，我叫‘小盖天’，他叫‘全盖天’，跑到我家里来盖我，不是想和我练练，是想干什么呢？”

花玉蝶一听就急了，道：“古公子，这是赶巧了，他演戏，你练武，这井水不犯河水嘛！”

“不行！”古晓丹大怒道：“叫那个‘全盖天’给我滚出来！”

花玉蝶一看事闹大了，赶紧请古子丁解围：“古老爷，您看这不是放屁打脚后跟赶巧了吗？”

古子丁摆手制止古晓丹道：“丹儿，算了算了，怎么那么没度量，叫人家看了笑话！”

这时候，齐玫彤也起来劝阻儿子道：“丹儿，今天是你父亲生日，你不要闹得大家不愉快。一个艺名有什么了不起，快坐下看戏，看戏。”齐玫彤一边说一边伸手来按古晓丹的肩膀。

古晓丹还是有些忿然，随口说道：“什么他妈的‘全盖天’，我看是‘全狗屁’！”他说着话，伸手拿起八仙桌上的三只茶杯，一甩手往戏台上挂的那块牌子掷过去。那三只茶杯好象长眼睛似的，分别打在“全盖天”三个字上砸出一个洞，